

糞穢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云孟厚初時說得也似
其後須沒事生事

一日伊川語之曰子何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最好講學
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見和靜曰先生令厚來見二公
若彥明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和靜曰只不消見
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焞之心也

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
洒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敢至獨敦夫與尹張范栻邵溥送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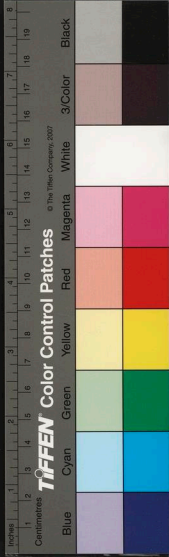
侯仲良

字師聖河東人二先生舅氏華陰先生無可之孫

人有欲館侯子於其門者侯子遣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
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侯子從之侯子遂行或問之侯
子曰疏食士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吾聞用夏變
夷未聞變於夷者也人有父在而身爲祖母忌曰飯僧
者召侯子侯子不往或問之侯子曰主祭祀者其父也
而子當之則無父矣吾何往焉

雅言

胡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某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
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安於羈苦守節不移
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通貫不窮商確時事則纖
微皆察



尹和靖曰伊川謂侯子議論只好隔壁聽

朱子曰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畧時有罅縫不得於言而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

說侯子論語

周行已

字恭叔永嘉人

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疾苦堯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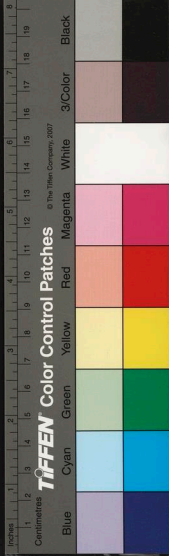
速每歎惜之

嘗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之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和靖偶及之伊川云此禽獸不若也又曰父母遺體以偶賤倡可乎

謝上蔡云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或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爲立不住便放却

試早

胡文定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原累大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



王蘋

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攷徙平江守臣孫公祐薦其學行於朝召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兼史館校勘遷著作郎丐外倅常州奉祠致仕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二紹興二十三年卒

先生資稟精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然不徼名當世世亦罕知之為上言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馬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楊文靖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朱震胡安國尹焞皆舉以自代文定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李郁

西山先生

字光祖邵武軍光澤縣人元祐黨人深之子游太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舉遺逸朱異行郡國還以公名對召對便殿除勅令所刪定官旋以憂去用進書思改承務郎免喪會秦檜用事遂隱居久之起家福



建帥司幾宜以事忤帥不屈移病告老二十年卒年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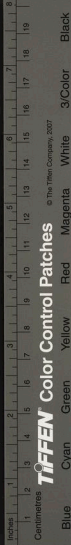
龜山既受學於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

投而愈不合於是取論孟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

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忠肅公器之踰寇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卽妻以女

秦檜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亦窮空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意然一時賢士大夫益高仰之

天資粹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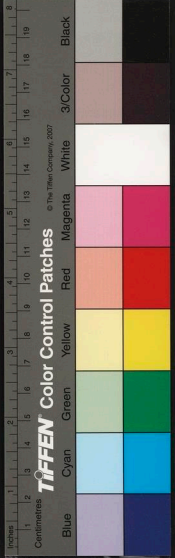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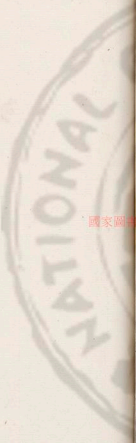


親極其厚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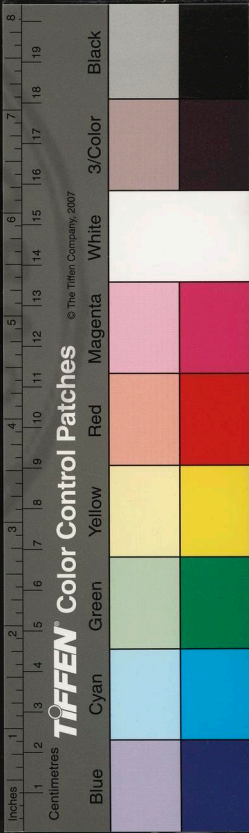
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已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為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為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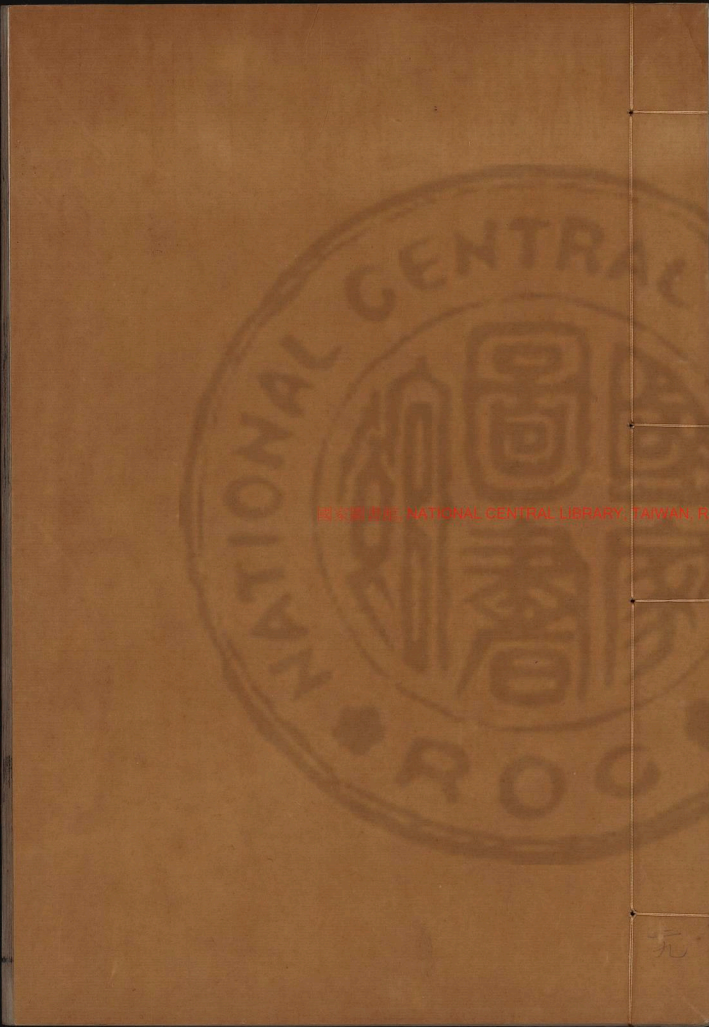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九終

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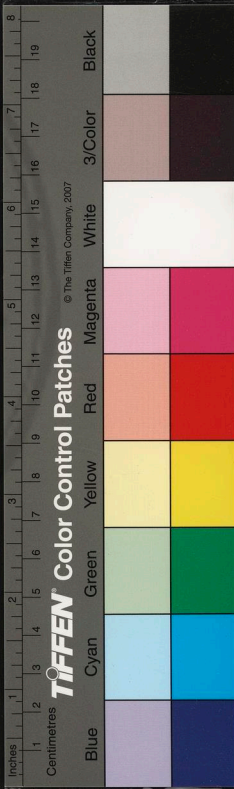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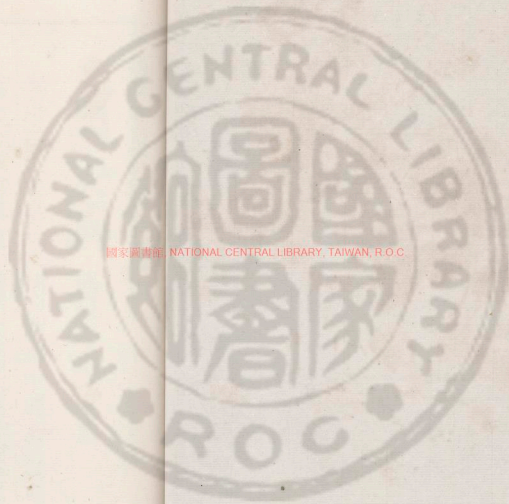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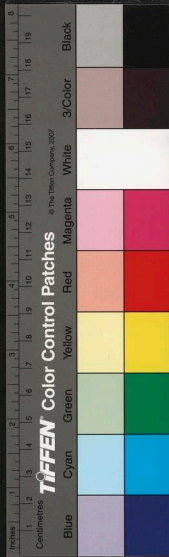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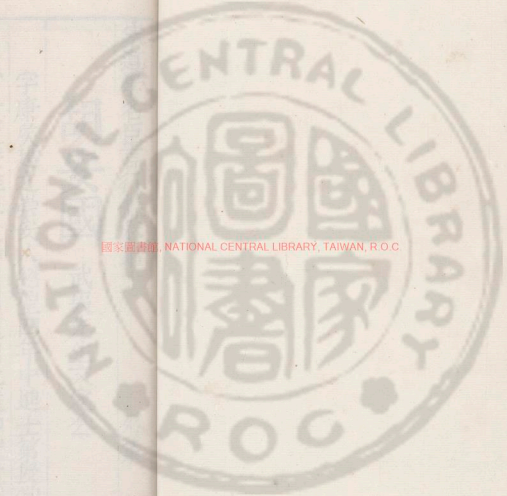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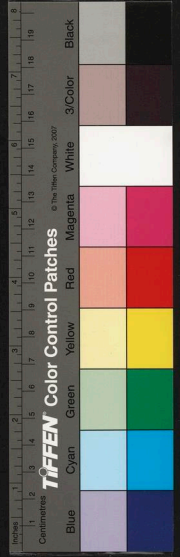


字樣
下收江陵淮水北如制門通出江陵助下路吧
見合參之除制則教報不處別於大學書局
來湖南卷其卷之五年何羅李士律人律當以
楚楚該除名大體四年復會收正元斷宣和元
集江東學事再治完本天行安合廣漢學打用
致任除尚書員外郎三離不七要除中合助三
率臣唐之除被程和通州下與初名爲公卒十

3395931 v.29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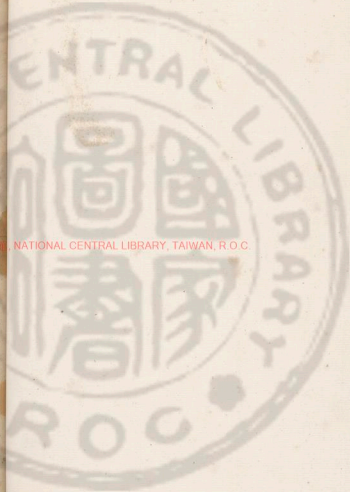
外集

胡安國 武夷先生文定公

字康侯建之崇安人紹聖四年中進士第授常州判官改江陵推未赴如荆門道出江陵帥守監職司一見合奏乞除荆南教報可赴闕除太學錄丐外除提舉湖南學事崇寧五年例罷學士倅成德軍以舉遺逸獲譴除名大觀四年復官改正元斷宣和元年提舉江東學事尋掛冠末年侍臣合薦經學可用旨落致仕除尚書員外郎三辭不允尋除中舍賜三品服宰臣擠之除殿撰知通州中興初召為給事中三辭

胡安國

言行錄



建炎三年再召固辭主祠紹興初除中舍兼侍講辭
不允二年就職呂頤浩言公屢詔偃蹇落職主祠五
年除徽猷待制知永州辭詔依差提舉太平觀尋除
寶文直學士八年歿于書堂正寢

少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頴昌斬裁之嘗聞程氏之
學與公論經史大義公以是學益強識日明

登第時策問大要欲復熙豐之政公推言大學格物致知
正心誠意以平天下之道詞幾萬言考官得之定爲第
一將唱名宰執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欲降其等哲宗親
擢爲第二

靖康初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午枕上急召公入見奏

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
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
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以於治國平天下
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

又奏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
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有志必
成治功可立

淵聖一日問中丞許翰識安國否對曰臣雖未識其面然
久聞其名自蔡京得政已來天下士大夫無不受其籠
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污者惟胡某一人耳淵聖嗟異焉
何臬建議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內遭變則宜重外乞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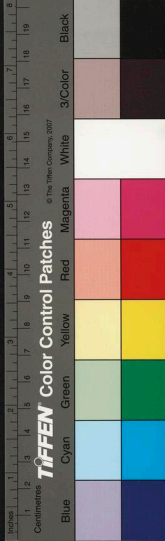


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爲名各付一固爲衛王室禦狂
寇之計公奏曰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
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州之地二十三路之
廣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
至又何以待之乎欲乞據見今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
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每歲一按察其部內或有警
急京師戒嚴卽各帥所屬守將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
京師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矣

樞密張浚薦公可大用再以給事中召公辭因致書宰相
呂頤浩曰夫嘉祐政事之大要本於愛民始於審謀成
於果斷竊謂朝廷欲理兵政以強國而官吏不知恤民以
養兵是欲稼之長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則與
嘉祐愛民之意異矣至於衆謀紛紜而國是未定命令
交錯而民聽未孚法制數更而下不知其所守其於嘉
祐審謀能斷亦異矣

定計論曰撥亂興衰必有前定不移之計而後功可就陸
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賊則
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
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舍今不圖後悔何及

設險論曰設險以得人爲本保險以智計爲先人勝險爲
上險勝人爲下人與險均纔得中策方今所患在於徒
險而人謀未善爾今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



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此守江常勢雖有小變而大槩不可易者也

正心論曰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養氣論曰用兵之勝負係軍旅之強弱軍旅之強弱係將帥之勇怯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耳蓋人主將將也以直養氣自反而縮則孟子所謂約而狐偃所謂壯也壯則強以曲喪氣自反而不縮則孟子所謂餒而狐偃所謂老也老則弱凡曲直者兵家制勝之先幾也陛下勇於爲善蓋新厥德使猛者曲直可議

則守爲剛氣可塞乎兩間震爲怒氣可以安天下矣

宏度論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絕過而育萬物也陛下聖度虛明人心廣大固當不以私喜親近諛佞亦當不以私怒疎遠正直賞而必當是謂天命罰而必當是謂天討施諸一人而千萬人悅以畏矣

寬隱論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二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藪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



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望降詔申明凡被詔有不能赴者悉從其欲不強致之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戎內拂貪殘之賊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譏說矧行之臣則治道成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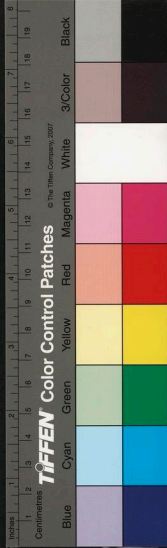
上謂曰聞卿與於春秋方欲講論遂以左氏傳付公點可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親筆實經世大典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陛下必欲削平僭叛克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除兼侍講專以春秋進講

會除朱勝非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公奏公江都督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恐勝非不足倚仗詔勝非赴召時呂頤

浩都督還朝欲傾右相秦檜指公爲黨魁力引勝非爲助而據公奏擬進責命曰安國屢召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其自爲謀則善矣百官象之如國計何遂落職
官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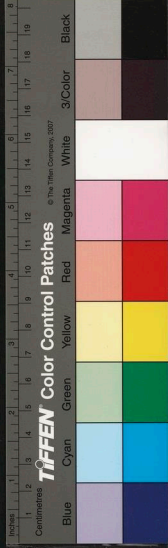
公登舟稍稍沂流三日而後行次衝梁訪警畱再旬至豐城寓居又半歲乃渡南江而休于衡嶽買地結廬名曰書堂爲終焉計頽然當世之念矣

初荆公以字學訓經義自謂千聖一致之妙而於春秋不可偏旁點畫通也則詆以爲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下逮崇寧防禁益甚故家遺俗或存三傳舊本見者撫歎或遂指以爲春秋而仲尼經世之心幾於熄



言名
矣公自壯年卽有服膺之志嘗曰六籍惟此書出於先
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者不得相傳習亂倫
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
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
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偏蓋準則之以語孟權
衡之以五經証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沈酣
者三十年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十餘條若合符
節益以自信探索愈勤至是年六十一而書始就慨然
歎曰此傳心之要典也蓋於克己修德之方尊君父討
亂賊攘夷狄存天理正人心之術未嘗不屢晝而致詳
焉

公自傑出絕異之資見善必爲爲必要其成知惡必去去
必絕其根自幼少時已有出塵之趣登科後同年宴集
飲酒過量是後終身不復醉嘗好奕棋先令人責之曰
得一第德業竟止是奕耶後不復奕爲學官京師同僚
多勸之買妾事旣集旣然歎曰吾親待養千里之外曾
是以爲急遽寢其議亦終身不復買妾也在長沙日行
部過衡岳愛其雄秀欲一登覽已戒行矣俄而思曰非
職事所在也卽止罷官荆南僚舊餞行于渚宮呼樂戲
以待而交代楊龜山具朝膳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
置語孟按聞清坐議論不覺日晷之暮也壬子赴闕過
上饒有從臣家居者治饌延公飾姬妾請令出奉卮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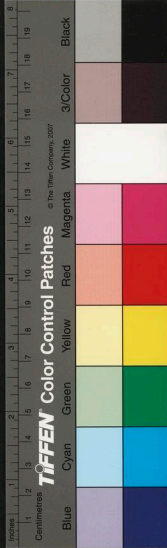


爲壽公感然曰二帝蒙塵國步杌隉豈吾徒爲燕樂之
日敢辭其人極而止

辭受取舍一介之微必度於義恬靜簡墨暴於言動雖在
宴閑獨處未嘗釋手每晨昏子弟定省必問何所業有
合意則曰士當志於聖人勿臨深以爲高見怠慢不虔
必頓感曰流光可惜無爲小人之歸子弟或近出燕集
雖夜已深猶未寢必俟其歸驗其醉否且問其所集何
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士子有自遠來學者
公隨其資性而接之大抵以立志爲先忠信爲本以致
知爲窮理之漸以敬爲持養之要每誦曾子之言曰君
子之愛人以德小人之愛人以姑息故不以辭色假借

子弟與學者亦未嘗降心忘孫言苟爲唯諾以祈人之悅
也

壯年嘗觀釋氏書後遂屏絕嘗荅顧川曾幾書曰窮理盡
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
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事克擴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
以貫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泰山也四端固有非外
鑠五典天叙不可違充四端惇五典則性成而倫盡矣
釋氏雖有了心之說然其未了者爲其不先窮理反以
爲障而於用處不復究竟也故其說流通莫可致詰接
物應事顛倒差謬不堪點檢聖門之學則以致知爲始
窮理爲要知至理得不迷本心如日方中萬象皆見則



不疑所行而內外合也故自修身至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來書又謂充良知良能而至於盡與宗門要妙兩不相妨何必捨彼而取此夫良知良能愛親敬長之本心也儒者則廣而充之達於天下釋氏則以爲前塵爲妄想批根拔本而殄滅之正相反也而以爲不相妨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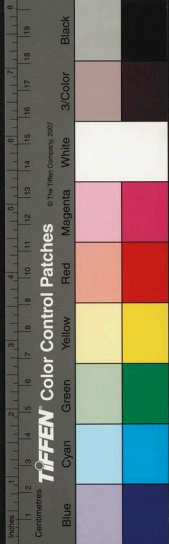
公於出處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飽饑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出處自崇寧以來皆內斷於心雖定夫願道諸丈人行皆不以此謀之也

游楊謝皆二程高第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康侯正如大文巖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天將降大任焉耳

公尚論古人則以諸葛武侯爲首於本朝卿相以爲韓忠獻公爲寇慕用鄉仰言必稱之

公性本剛急及其老也氣宇澹容貌雍穆於和樂中有毅然不可犯之象於嚴正中有愷然可親近之意年浸高矣加以疾病而謹飭於禮無異平時

家世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



言行卷十
惟口所不道故亦手所不書嘗戒子弟曰對人言者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公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無一物足以嬰其心者取舍一介必度於義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在實歷之日不登六載雖數以罪去而愛君之心遠而愈篤每被召卽置家事不問或通夕不寐思所以告君者然宦情如寄所好不在焉上蔡曰聞公進道甚篤德業日美所到豈可涯涘眞足畏也更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日用工夫尤佳

南軒曰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於其說其自得之與在於春秋被燹明時執經入侍正天之論

疎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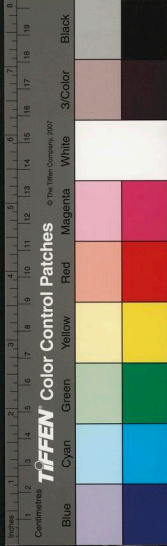
有功於斯文矣

建寧祠記

晦庵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媿於古人

以後並朱子語

跋公與呂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一讀此帖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



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

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塗一事爲器小此大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王南巡不反二事尋些年代又遠已冷底罪過只此小不共貫專想他見無大利害與不深較此亦是器小之故

胡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喜親見文定家說文定春秋說天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卽位依舊歷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天子只證得个行夏之時四个字據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天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

欲改從建寅

胡說公卽位終是不通且踰年卽位凶服如何入廟渠說是冢宰攝行他事可攝卽位豈可攝且如十一月乙丑伊尹以冕服奉鬮王惟十有三祀却是除服了康王之誥東坡道是召公失禮處想古時是這般大事必有個權宜如借吉例

胡春秋說得太深又曰大義正

他所說盡是正理但不知聖人當初是恁地不是恁地今皆見不得所以喜於春秋不敢措一辭正謂不敢臆度了

胡謂春秋絕筆於獲麟爲志壹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



解經而通世務者無不文定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却不肯
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
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

胡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
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是在而
書豈有許多勸阻

胡春秋未論義理且看其文字亦便見此老胸中間架規
不草草也

問胡春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疑不知果得孔子意否
曰否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
重說春秋義例易又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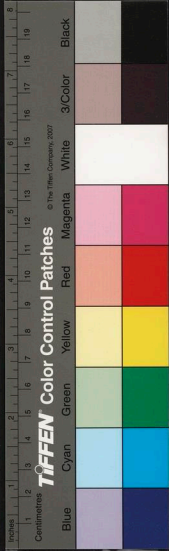
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意當初
本說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
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它
經先須於論孟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
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胡傳家錄議論極有力可以立倉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
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倉賈
好然在太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

文定之學後來得之上蔡者爲多

文定說較踈然較好五峯說密然有病

問文定與秦檜厚善之故曰秦嘗爲密教翟公與知密州



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音之後唐侯閻
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
會後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
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
公之前後秦自虜申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
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天筵之召則秦之薦
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
處故以老病辭後來秦做出大踈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十

外集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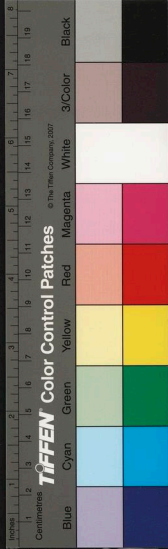
外集

胡宏

五峯先生

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
於京師又從侯師聖於荆門而卒傳文定之學晚歲
嘗被召直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
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
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
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
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



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音之後唐侯閻
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爲對云其人類文若又云無事不
會後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
秦抗論以爲不可康侯益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
公之前後秦自虜中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
書疏往還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天筵之召則秦之薦
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時已窺見其隱微一二有難
處故以老病辭後來秦做出大踈脫則康侯已謝世矣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十

外集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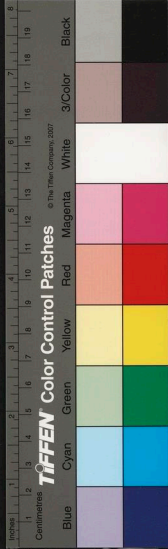
外集

胡宏

五峯先生

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
於京師又從侯師聖於荆門而卒傳文定之學晚歲
嘗被召直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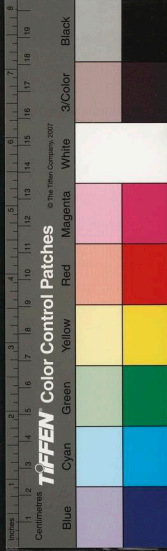
先生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
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綜
事物於一原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
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
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於



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
張南軒曰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
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

或問於南軒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獨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之言及復論性爲甚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有異乎南軒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時如楊墨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廣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噫馳萬聖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可勝言哉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學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人若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

知言曰天命之謂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堯舜禹湯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後相詔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曰心也者



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南軒改作而主性情也六君子盡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賴焉不然異端並作物從其類而瓜分孰能一之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於軀者不見其大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諸子百家臆之以意飾之以辯傳聞襲見蒙心之官命之理性之道置諸茫昧則已矣悲夫此邪說暴行所以盛行而不為其所惑者鮮也然則奈何曰在脩吾身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宜深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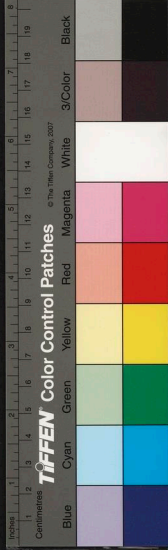
朱子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一句說得不是天理人欲如何同得又曰如是卽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却是一團人欲舉子將甚麼做體

呂東萊曰知言勝似正蒙朱子曰蓋後出者巧也

朱子曰正蒙規模太知言小

又曰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富深可玩味

謂天命爲不囿於物可也以爲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甚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爲如此惜乎不及供洒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耳



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如正道變化爲世俗剛辭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道論辨夏問孝之類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採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教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旨

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

五峯臨終謂處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口在不敬此爲

名論

五峯有本亭記理固是好然其文章排布是文人之文

並朱子語

南軒序先生文集曰先生非有意於爲文者也其一時詠歌之所發蓋所以紓寫其性情而其他述作與夫尚荅往來之書又皆所以明道義而參異同非若世之爲文者徒從事於言語之間而已也粵自蚤歲服膺文定公之教至于沒齒惟其進德之日新故其發見於詞氣議論之間者亦月異而歲不同雖然以先生之學而不得不大施於時又不幸僅得中壽其見於文字間者復止於此豈不甚可歎息至其所志之遠所造之深綱領之大



義理之精後之人亦可以推而得焉

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它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
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前此不見
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杕若非
正孺幾乎迷路

胡憲 籍溪先生

字原仲建之崇安人文定公從父兄之子稍長從文
定學始聞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一旦歸隱故
山從臣薦之召授本州添教尋監南嶽廟為福建帥
司准遣奉祠改祕省正字病求去以左宣教郎主管

崇道觀歸而卒紹興三十二年也享年七十七

生而沉靜端慤不妄言笑長聞程氏之說入太學會元祐
學有祭乃與鄉人劉致中陰講而竊誦焉又講易於涪
陵處士譙天授又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
清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
者非克己工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
請生歸

先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
人文定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遊日
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

紹興己卯公由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晦翁送行有詩口執



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
猿鶴怨因何事只恐先生袖手歸
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芸香閣
閣老新我多用冠特劉拱白祇書丞除察官
畱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
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
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
五峯見之曰其言有體而無用
因別廣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
爲是青山青不老
青山出雲雨太虛洗盡塵埃山更好
似爲稽溪解嘲

晦翁致書畧曰前日聞極論天下事
至於慷慨涕洟有以見仁人之心
不能忘世如此天其或者一試大儒之效
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素定於胸中
某切謂天下形勢當路所不可不知也
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
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
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
翕然其氣力易以鼓勵如羸病之人
針藥所不能及灸其丹田氣海則氣血
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

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
先生亦以泊然無復當世之念
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先生爲正字
當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
卽草疏言虜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
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虜果南牧
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
時二公皆爲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先生獨極意顯



一言無所避疏入即求去矣

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愕然如槁木之枝而卽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校也其讀書不務自爲訓說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抄取其要附以已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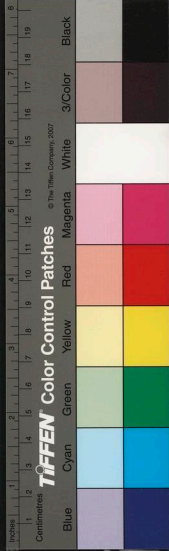
晦翁祭之文曰惟公之生氣質溫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蓬蒿至於臨漳學承于家行著于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修踵門于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輩我瓢我糲我糲或魚于溪或圃于畝水鯉鮮腹藥頰豐長以是爲春胡考靈康以是爲樂逍遙相羊我

心悠悠歲月于荒華髮斑衣名聞帝旁以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命典教于梓于桑作人之功于公靡忘中祕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羣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旣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

又曰先生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劉子翬 病翁先生

字彥冲忠顯公之次子以忠顯勳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忠顯薨執喪過禮服除伴興化軍秩滿以最聞



詔還蒞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疾自以不堪吏責遂
丐祠主管武夷冲佑觀以歸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
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七紹興十七年十二月終
少負奇材未冠遊太學聲與出等夷世家屏山下潭溪之
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旣得祠祿於是俯仰其間_{字子人}
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
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
忠顯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反兄弟之
間怡怡如也

忠肅公卽先生之猶子也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
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原仲
劉致中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與他所遊亦
皆海內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之心
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扣必
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與其器識
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

晦庵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
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
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
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
易得入道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
服周旋罔敢失墜於是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汝



尚勉哉

先生始得微疾卽入謁宗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決
素所與往來者召其姪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
遺人人爲計又遠昏宦舍業之旣已則日與學者論說
脩身求道之要作訓誠數百言彈瑟賦詩澹然如平日
居兩日而沒

學尤深於易家有東西二齋東以復名西以蒙名蒙齋之
記有曰三代而下易學廢矣六國之士爲談說所蒙兩
漢之士爲章句所蒙晉魏之士爲虛無所蒙隋唐之士
爲辭藻所蒙皆處偏滯而不反如波濤沙反以自渾如
谷騰霧及以自暝初不知其謔然者常存也今吾與二
三子旣知之矣可不兢兢肅肅以養其聖耶

跋浩然子曰學易者必有門戶復卦易之門戶也入室者
當自戶始學易者當自復始是知復之以義爲闢道之
要言進修之捷徑學者踐之真積力久將有裂袈泮渙
沛然流出於曹臆間所謂易者是自知之矣

摠維民論曰民心無常去就無定自古及今天下之民必
有所屬舜舜之民禹維之桀解其維而夏亡商之民文
武維之幽厲解其維而周亡自秦漢以來此治亂興亡
循環不已也我宋統御皆以寬厚爲治至哉仁宗之仁
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成恩咳唾爲澤嘉醕沉浸
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



講經制之道曰國富而節人有拂心國窘而節人有怨心
今主計之官無出入之制隨田取足不量民力焉兵以
衛民食於民官以治民食於民苟出不臨戎居不司事
勿食可也郡縣已併旋復員缺可減復增或慮裁抑之
行衆將咨怨殊不思費用之廣浩於丘山非天降而地
溢也一取於民耳此經制之道有未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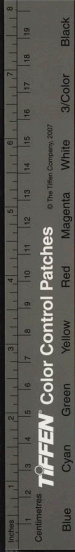
聖傳論曰吾觀古聖賢進德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
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
善如貪契理如函閤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蛇德必日新
也日新之學非躋履絕實不自學是知彼謂聖道一言可
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爲以日就日將爲初學以直積力

又爲鈍才是自誣也

先生有復齋齋二琴嗣子坪棟藏之門人朱甚敬爲作
銘復齋曰匪金匪石含玉真兮雷伏於腹闕其神兮經
然一作萬物皆春兮我觀養實懷若人兮主靜觀復修
厥身兮與時偕逝而不及其伸兮

蒙齋曰抑之幽然者若直其過險而止寫之冷然者若
導其出山之泉蓋先生之言不可得而聞矣若其亨貞
之意則託茲器而猶傳

又跋文集曰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
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舉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
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



先生有聞箏詩曰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牕來隨風更迢遞紫雲霓徘徊餘
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鳴箏人遙知心所懷靈志
舊籠琴豈念心期垂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
霜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音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
吟衆鳥聲難諧感年嗟不偶况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
志異勞事媒枯酒潘東容亦抱菱雲才

晦翁跋曰此詩先生少所作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
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時
輩少及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
此體矣嘗謂學詩且當以此等爲法庶不失古人本分

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故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
變而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
守舊法之爲穩也

跋先生遺帖曰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咏道一室蕭然無異
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喜
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舉子見期某竊窺
見其自爲與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請焉先生欣然
嘉其志乃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不倦其后屬疾某
適在外亟歸省問甚喜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子之歸也
自是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其道平生問學次第傾
倒亡餘一日授詩一篇乃其手書歿後發其所封遺書



復有片紙屬某末有勉力大業之語某泣受寶藏不敢
失墜以示子孫及同志使知跋慕前修景行之懿
問原道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真實不能
出此語屏山乃以爲孤聖道絕後學何如笑曰屏山只
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

又問如十論之作於夫子全以死生爲言似以此爲大事
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只是翻騰出來說許多話
耳

劉勉之白水先生

字致中建之崇安人鄉舉詔太學歸過南京見劉忠

定楊文靖授業後以中書劾臣薦詔未及召見
給札後省謝病歸紹興十九年二月卒年五十九
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
而成滂沛閎闊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

踰冠入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等得挾元祐書制師生
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
之口君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而
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囊下帷然膏潛
抄而嘿誦之聞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遊兼邃易學適
以事至京師卽往叩之盡得其學之本末旣而遂厭科
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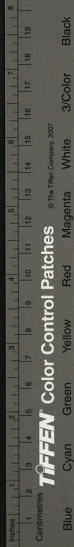
見劉元城楊龜山皆請業焉劉公尤奇其才雷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已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昔聞一言之微融會貫通皆爲已用而感履日已莊篤

與籍溪胡原仲屏山劉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

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野結爲草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淡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

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公之深嘗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摠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竊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曾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于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來秦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如此

秦檜專國柄方決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先生知道不易行卽日



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日尊故相趙忠簡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款重然而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有志之士莫不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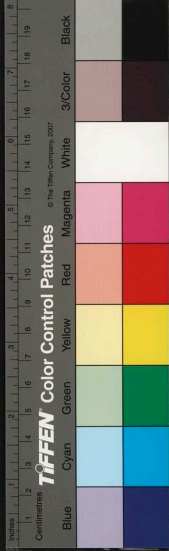
先生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裁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旣謝不取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先祀

晦庵曰真之先君子蚤與先生游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其徃學焉及喪詣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某如子姪旣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輒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徃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

李侗

延平先生文靖公

字愿中南劔之劔浦人父諱渙贈右朝議大夫先生爲季子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遂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於武夷潭溪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



禮重乘來迎先生往見至之日疾作卒于府治之館
舍年七十一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也

少遊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
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
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
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之奧
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里結茅水竹
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間郡
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
人有以矜式焉

初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與其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誦誦之
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
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其有在
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
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
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
以高厚微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目
用之小物玩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
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酌發必中節
後學卷問窮夜不憊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
自得而可以入聖賢之域矣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



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方耳

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釋凍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是者恐未足道也又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于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

然而義理少進矣

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可以言中庸矣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心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

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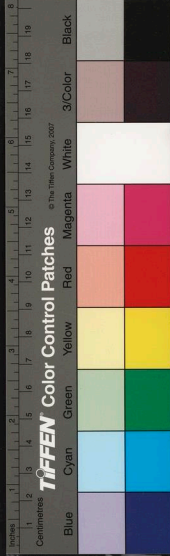
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
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
故未嘗爲講解文義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
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積密然後氣味滋長蹊徑不差若
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流於疑似亂真
之說而不自知也

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
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嘿動靜端詳閑泰
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酬
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卽弃
場屋翹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
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
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
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
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

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
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
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
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猷畝之中悠然不知老
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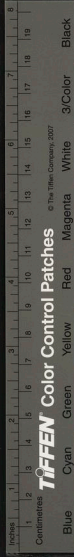
庶幾焉

韋齋朱松謂先生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



朱晦庵祭之曰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
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于天機乾端坤倪鬼
祕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
之至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
殊體用混員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
洒洛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
哉游哉卒歲以嬉云云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
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太公與化爲徒古
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唯聖學不絕
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
歿孰云非天意也小生瑄窮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瓜

聞間侃侃欽衽推先氷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
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諱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
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寒步方休鞭繩已
犁安車暑行過我衙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喜於此時
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
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計首
久至夫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云
問先生言行晦庵曰它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
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聖義只是先生粹固盜背
自然不可及延平初亦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得琢磨
之力



問先生靜坐之說聞先生頗不以為然如何曰此亦難說
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若理會
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常見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
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極靜後又理會得如何某
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
理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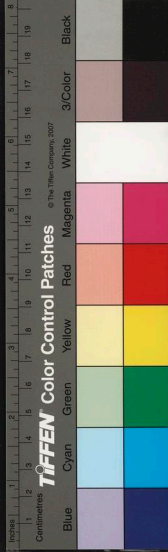
問延平謂常存此心勿為事物所勝曰先生涵養得自是
別真所謂不為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
他真个是如此

曰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
易除却怕於匹似關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
除此尤害事喜回來亦是如此

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个主宰存養處

問延平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
如何而求其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
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
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
是有个覺處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
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不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个
思思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是已發聞此
體驗是著意觀又恁平常否曰此是以不觀觀之又曰



延平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作往作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李先生取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胃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

若着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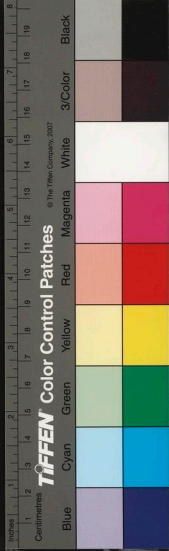
舊見李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个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

並朱子語

朱松

韋齋先生

字喬年徽之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政和尉丁外艱服除調南劍州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正字丁內艱服闋召對改左宣敎郎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



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史職如故修
哲宗實錄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出知饒州
未上請間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再請命下而卒
紹興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也贈官通議大夫

公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游學校爲舉
子文節清新洒落無當時卑弱陳腐氣及去場屋始放
意爲詩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閑暇
超然有出塵之態遠近傳誦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
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父汪洋放肆不
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咸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
不可名狀人少能及

一日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以求
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所以應時合變先
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
陸宣公之爲者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自
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自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
於致知誠意之地

自謂辨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
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致者益有以自信而守
之愈堅故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義利之間兩端而已
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

又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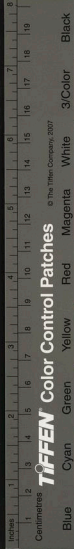


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
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
間者未嘗一日而少忘

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公謁而說之曰今日廟堂之議未
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
克復神州汛掃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嘗聞不取關
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既進不能以
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
五路東向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此
爭荆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感處一方費日月於道途
未知溷灑者竟何如耶

嘗痛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間
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闕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
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又言宜鑒既往之
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
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
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則奮不顧身以抗
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神器真安而基
祚穩固矣

虜使議和公與史院同舍胡公理等共疏言曰虜方吞噬
未厭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者爲和之說以侮我耳又慮
我蓄銳待時爲和之說以撓我耳虜之和使卽秦之衝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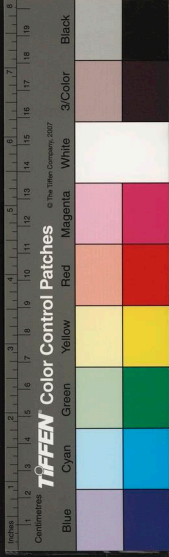
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厭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爲吾爲梓官母后淵聖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祖上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其詐謀而不爲之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卒能感羽於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公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強不可令事蓋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曉韜鈴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

皆久長之至計反覆憊不能自己其於請建太學明人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荀勗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知人合意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課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爲辭遜爲罪而出之

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書舊學爲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澹如也

公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接引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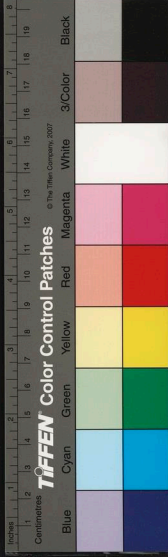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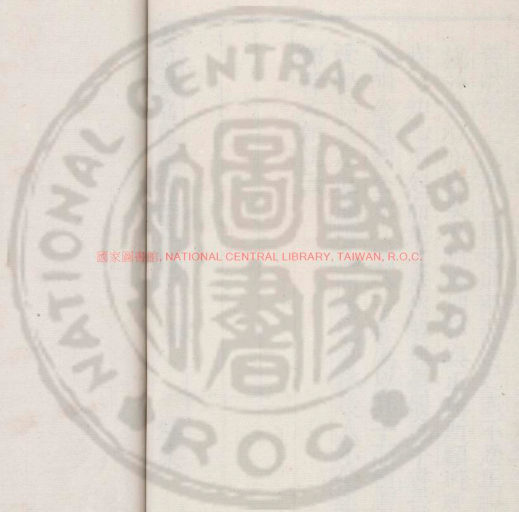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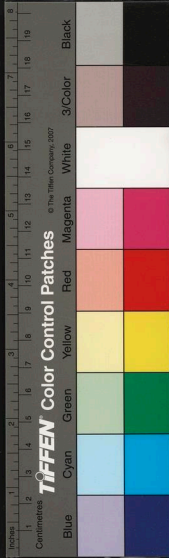
外集

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知不及至於邪佞鬼瑣簡
賢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
施於吏治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晚既屬
疾言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色手書告決所
善胡公憲劉公勉之劉公子翬屬以其子而願謂熹往
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垂裕後人不使迷於所
鄉者又如此云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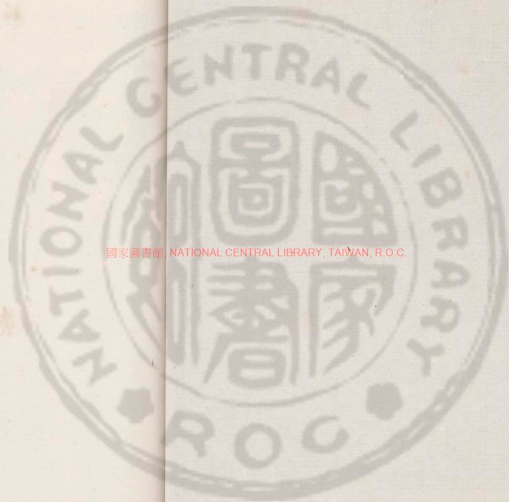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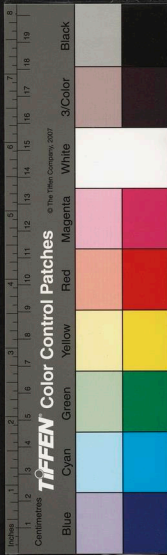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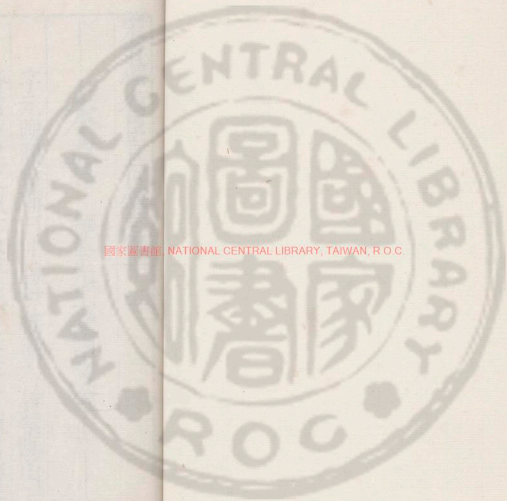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32 v.30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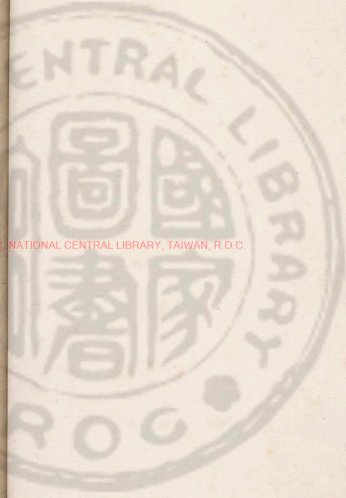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

朱熹 晦菴先生徽國文公



字元晦間自稱曰仲晦世爲徽人居紫陽山下父芾
齋官遊建之政和遂居焉先生年十四芾齋歿託孤
於少傅劉子羽因居崇安縣屏山下從遊於劉子翬
紹興十八年登第授泉州同安簿考滿當路尊敬不
敢以屬吏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
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曠屨伯薦召
力辭三十二年祠滿復請隆興初召辭不行入對力
詆和議除武傳待次歸訖道旁促就職告請祠而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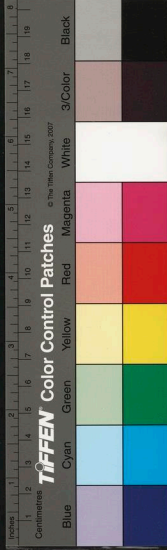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年劉公珙在樞府奏除密院編修待次五年三促
就職辭秋丁母祝氏憂六年胡銓薦召以母制辭七
年召辭九年省劉屢催起發進呈請祠劄子旨特改
合入官主祠淳熙元年三辭改秩之命而後拜三年
以龔茂良薦除祕書郎力辭主祠五年史浩議除中
都官政府謂宜處以郡除南康軍六年辭至四始之
任八年因臺諫言其在任奏事用劄子非舊制乞罷
又以放人戶逃移自劾再請祠者五將蒲除江西倉
待次以荒政修舉除直祕閣改浙東倉九年以賑濟
功進職二等直徽猷閣劾台守特時相改除江西憲
力辭有跋程氏之學陰誣先生者十年主祠十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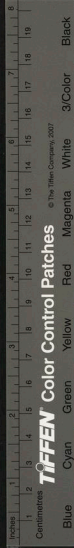
祠滿復請四月拜雲臺之命十四年主管鴻慶宮以
楊萬里薦除江西憲十五年周相必大促奏事之任
辭不許六月入奏畢除兵即疾甚未供職兵侍林栗
挾恨誣奏欺慢遂請詞除寶文閣主管崇福宮上悟
其去復召又辭十一月促入對再辭并具封事以進
讀終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會執政有指道
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祕閣修撰仍外祠十六年
進除祕撰從所請仍官觀四月三辭職名五月從所
請仍舊直寶文閣除江東運副力辭改漳州紹熙二
年喪長子請祠除祕撰主鴻慶宮又除湖南運副辭
三年乞補蒲宮觀除廣西經略辭四年復辭鴻慶宮



時趙汝愚在樞府除湖廣帥辭不許五年至鎮寧宗
在潛邸聞名卽位翌日首召除煥童待制待講行且
辭入奏上二劄辭待制乞以修撰充說書方拜命因
忤韓侂胄御批與宮觀宰相臺諫給舍爭之除寶文
閣待制與郡力辭遂行十二月詔依舊煥童閣待制
提舉鴻慶宮乞致仕不許慶元元年以疾丐休致冬
詔仍祕撰二年御史沈繼祖奏褫職罷祠四年從所
請致仕六年卒享年七十一嘉泰二年除華文待制
郡不申沒以生存出命嘉定元年謚曰文三年贈寶
文直學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
徽國公淳祐元年上辛學詔列從祀

幼有異禀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卽了其大義書八字於
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
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所附曰
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初冠字元晦屏山祝詞曰木晦於根春容睡數人晦於身
神明內腴昔者魯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
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揣其氣象知類如愚自諸子
言志回欲無伐一宜於言終身弗越陋巷闐然其光烈
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慙賈道雖一省身則三來輔孔
門翱翔兩駮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
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悟悟真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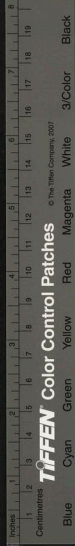
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于德不日新則時子之耻勿謂此耳克之益克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慙動而思躡靈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後書桃符曰佩章遵考訓誨木謹師傳

父疾革以家事囑劉子羽而訣于籍溪胡公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旣而稟學於三君子屏山嘗告之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三字符也勉之後以女女焉然不數年二劉公相繼而歿獨事籍溪顯父

紹興十七年年十八中建寧鄉舉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

中一後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二十三年時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青齋雅敬延平故先生往師之嘗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其方樂善畏義五羣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甚因此追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標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於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向體認今旣論難見儒者路脉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



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七月之同安蒞職勤敏纖悉必親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令甲凡簿所當爲者大書揭之相間職蕪學事身率諸生以談散開以義理皆竦慕而師尊之三十二年六月孝宗卽位秋應詔上封事首論聖學次論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臣策之有百室無一利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室之實開關絕約

仁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不敢懷自艾之念數年之外觀震而圖之中原以地不爲吾有乎夫論監司者守令之紀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病民皆臺諫宰執之親舊慶賀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

隆璽初元將趨召命過延平問所宜言延平謂今日三綱不正義利不分故守國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趨利不顧義故王執孤先生用其首說以對首論大學之道次言今日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論古聖王制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柔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爭尚壅佞倖方張



爵賞易致威罰不行民力已殫國用未節時王之望使
虜未還湯思退力主和近臣曾覲龍大淵招權故奏及
之

先生與魏良齋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
顏溫粹酬酢如響讀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則
不復聞聖語矣

乾道三年如湖南見南軒講讀之語無所考見按南軒贈
行之詩曰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忠言
動宸旒坐令聲利場縉頸仍包羞却來臥衡門無愧白
日休盡收湖海意仰希洙泗遊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
留遺經得紬釋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

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爲林壑幽白
雲政在望歸袂風颭朝來出別語已抱離索憂妙質
貴強矯精微更窮搜毫釐有弗察體用豈周流驅車萬
里道中途可停輟勉哉共無斃逸矣追前修先生答曰
昔我抱水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縕要妙難名論謂
有寧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酌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
從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何學
力微未勝物欲昏涓涓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知一寸
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斃此語期相敦以二詩觀之
則其往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

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間



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是歲建大饑盜發浦城崇安大震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免饑次社會之法始此

六年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且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歿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然未嘗爲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

七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歛散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小歛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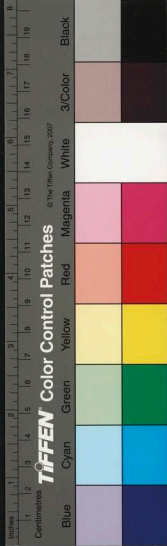
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綱放春秋而兼

採羣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西爲解義成

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

淳熙二年東萊自東陽來留止寒泉精舍旬日相與接周程張子書闡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成十四篇號近思錄先生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因此而入也壽錢東萊至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其所聞二陸執所見不合而罷

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初先生既編次語孟集義又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義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不入然



辨析毫釐無微不顯真讀書之龜鑑也又謂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之故故作周易本義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計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六年知南康軍首下教二條一以役煩稅重求所以寬恤之方二俾士人鄉老教戒子弟使修孝弟忠信之行三

俾父老推擇子弟之志學者詣學文立濂溪祠以二程

配別立五賢堂

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子齊

復白鹿書院約聖賢

教入爲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

七年夏上封事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正君心以立綱紀今民間特苦重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二稅之外巧作名色以取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還將核兵則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則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則可以益邊備至於天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君心正大而後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遠佞而後可得而正今陛下親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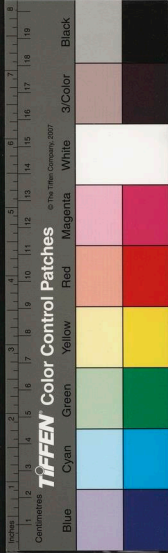


者不過一二近習而此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下則招集嗜利亾耻之士夫以入其門中外靡然向之其所言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八年冬奏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次言陛下卽位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入是以不復廣招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間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進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冒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

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旣莊而難親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僻側媚之態旣足以蠱惑心志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旣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益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旣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晦蝕國家獨受其弊因條救荒之策七事以獻

十一年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騫於外每誣學者且觀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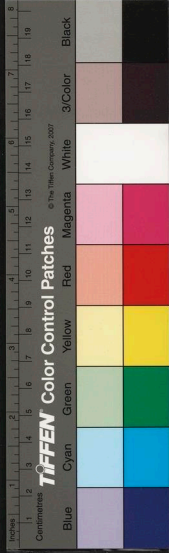
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欽疑定以致克已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窮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爲呂祖儉輩言之又荅陳亮書箴其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先生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三年易學啟蒙成先生初作易本義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啟蒙四篇以爲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穿鑿傳會故其爲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爲次凡

掛揲及變爻皆盡破千古諸儒之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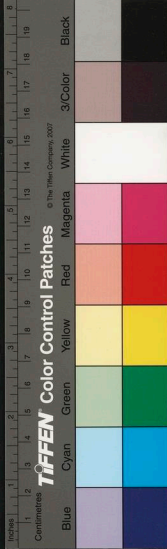
十四年先生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文云

十五年入奏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間蠖伏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患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明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僻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謬得以久竊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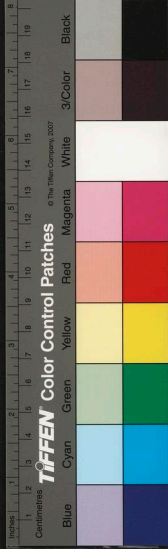
廟之權非不樂聞讜言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聖讒說
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靈廟譬耻而不免畏怯
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嘆息愁恨凡若此
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
之此爲天理邪爲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
使其少有壅閑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
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
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
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爲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上迎謂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今當處卿以清要之任
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
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
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君子

十一月趣入對遂上封事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
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
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
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
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者聖王兢兢業業持
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
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
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爭之職凡
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



言行文十二
一不領於冢宰使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偵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藉藉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拱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扞旣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未嘗得溫

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饋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褻薄闈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誦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宴者皆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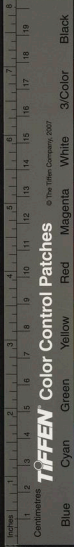
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嫚媠狎音表雜進之害宜
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
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
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
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
間未能徹其私邪之閉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
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
妨吾之事實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
擯此輩寘之度外而後取夫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
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
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台是以除害未

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本顯而天下已遙知其非天下之
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
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
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未能深割私意而
付諸外庭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綱紀不能無所
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頽弊於下甚其爲患之
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容
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拂
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
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欲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
醢以契券爲時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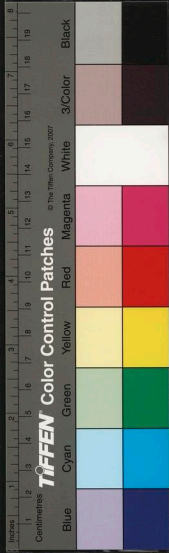
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北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真均節其出入版曹不

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之日甚督促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監司比較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脇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掎冠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諸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才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



爲得人矣而豈知其諸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邪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懲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

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一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稍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胆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已覺非昔時矣忠忱懇惻至今讀者爲之流涕然所言皆痛詆大臣近習上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紹熙元年在漳州刊四經四子書成奉以告諸先聖易取古文分經傳爲十二篇詩書皆取序合爲一篇真諸經後春秋則申左氏經文別爲一書以踵三經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小大遠近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非所以爲入道之漸

五年寧宗舊聞先生名恨不得爲講官卽位翌日召爲侍講八月發長沙十月入奏首論經權常編之道次言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

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旣對辭待制侍講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先生皇恐拜命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勸上以求放心爲本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講畢有可以開益上德者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焉

上之立也趙忠定求能通意於長信官者未有其人或言韓侂胄於太皇爲親屬遣入白不許侂胄出遇內侍關禮於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復呼侂胄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胄自謂有定策功依託肺腑居中用事先生自離長沙已聞之惕然以爲憂



因免犢微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言之又約吏侍彭龜
年同請對白發其奸彭出護使客韓益得志時忠定方
收聚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
先生屢言於上又數言遣生徒密白忠定當以厚賞酬
其勞勿使預政忠定謂其易制不復遠慮先生因講畢
奏疏極言之韓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首者則其餘
去之易耳乃必禁中爲優戲以熒惑上聽及先生晚講
留身申言前疏乞施行纔退卽降御批與宮觀丞相執
奏不行內侍徑遣付下而臺諫給舍皆爭留不可先生
遂去國歸過玉山爲其令講四端之旨
是冬竹林精舍成後率諸生行釋菜之禮于先聖先師

以告成事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祝文曰恭
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
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惟顏曾氏傳得其宗遠思及
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十有餘年乃曰有繼
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
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不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
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
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
敢昧厥初莫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
之方來永永無斁

慶元元年侂胄誣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中外震駭且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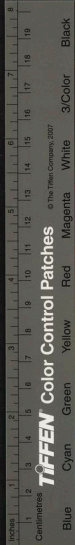
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寃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策更號遯翁朝廷治黨人方急趙謫於道

二年冬先生方與諸生講論有報褫職罷祠者先生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辭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始知有指揮

六年三月先生素有足疾比年加以瘡隔之証醫者頗用駛藥乙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齊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二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

而已矣辛酉改大學誠管童子刻疾甚不能興矣諸生入問疾先生勉以相倡擧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甲子命移震中堂諸生復入問疾因誦曰先生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先生揮首然則常用儀禮乎亦揮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乃領之意若索紙筆然握筆已不能運少頃置筆就枕誤觸中目門人使正之揮婦女毋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皆人之萎豈小變哉

門人范念德率同門之士祭於墓圃曰天之生賢蓋亦不數儲精孕靈及河維嶽厥惟孔艱是以殊邈先生之生黃河其清先生之亡維嶽其頽不知何年復此胚胎徒



友紛集奄凌告期山哀浦思雲慘風悲臨穴一慟萬古
長辭

先生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于外者僅
九考立于朝者纔四十日而已

初居崇安五夫榜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識鄉關常在目
也後築室建陽巖峰之巔號曰雲谷其草堂曰晦菴自
號雲谷老人亦曰晦菴因自號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
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最後號遜翁

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於書捨六藉則諸子
曲說不得干其私其於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
泛求也恐汨其說讀書初貫穿百家終也賴以聖人之

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於眇忽析理於纖

鈇采衆說之精而遺其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

矣哉云山林之日長講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

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

必行己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

重名節而審出處合於古而背於時好若此者真公之

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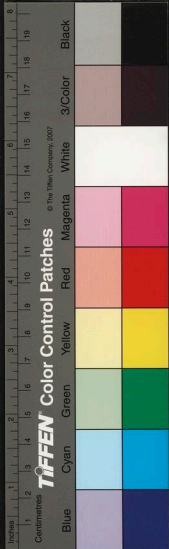
劄補正
議述

嘗云作詩須從困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

冲淡之極不免於局促塵埃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

詩及章蘇州詩亦不可不熟觀然更須讀語孟以探其

本又云三百篇性情之本離騷詞賦之宗學詩而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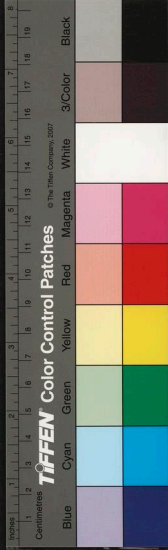


之於此是亦淺矣後山詩固佳然前輩以爲盡力規模
已少變化然學者要務在反求諸已精熟語孟求所以
見聖賢用意處

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覺心中有三病云云曰若論求
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
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
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嘗如此且收歛此
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
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

又問先生徃時初覺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初
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

向時諸前輩每每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說得
有下落說得較稠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
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
箇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成成家計若
先來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
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孟
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
收歛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
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又曰某不敢
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又曰已前看得心只是虛
蕩地而今看得來湛然空明時那萬理便在裏面向前



言名夕十一
看得似一張白紙今看得那紙上都寫字又曰某舊時
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
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省
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
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濶去不可不察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
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
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
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

曰初師屏山藉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

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
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
歸家讀誦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
亡藉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云某
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
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
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
心更有要妙疑在遂去扣問也見他說得也該好又去
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
由人詹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
二十四至矣如見李先生與他說本只說不是却疑李



先生理會此本得再三磨先生爲人簡重却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其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村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

公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竟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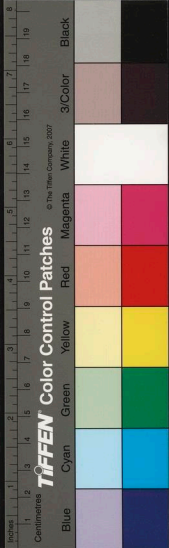
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却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

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

舊嘗以論心論性處皆類聚着着熟久則自見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之間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着力推考

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



言行外十一
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萬事不了

凡看文字諸家說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說如彼楊龜山之說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且尋句內義隨文解義

某少時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却又較易做工夫了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仔細如今愈着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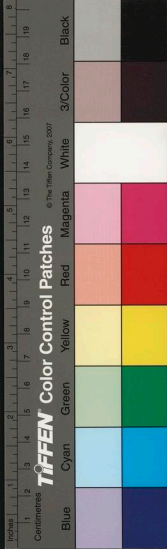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溫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

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以不費力

某舊時看文字甚費心力如論孟諸家解有一箱毋看一段必各就諸說上推尋意脉各見得着落然後斷其是非是底都抄出一兩字是亦抄出雖未如今集註簡靜然大綱已定今集註只就那上刪來但人不着心守見成就只草草看了今試將精義來參看兩段所以去取底只如何便自見得

易非學者急務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論孟之多

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誦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着許多註解少間却被感亂後



來讀至半了却只將詩來誦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註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頭誦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此最學者大病

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銀硃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

讀書用工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啻着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

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五十歲以後長進得某不多

大抵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私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疾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得才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又曰某覺今年方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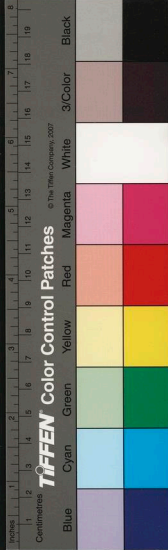
某當初講學豈意到這裏辛而天假之牛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稍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仔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仔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脉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延平實言道理須是口中理會夜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去做工夫真箇是

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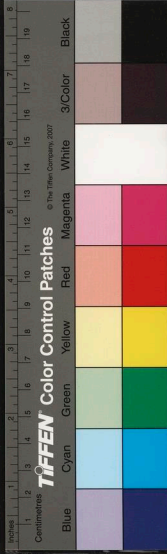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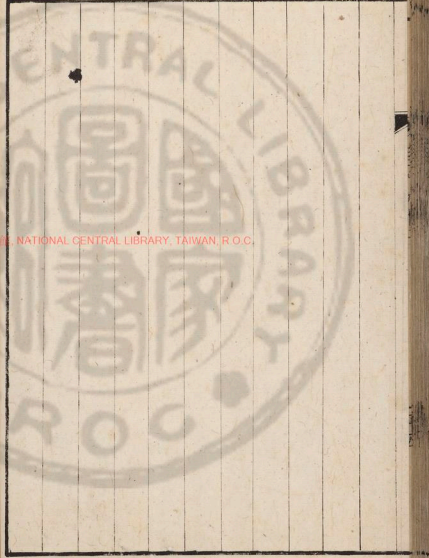
胡氏傳家錄



不同

先生學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亦既有年及見
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盡能培擊其失由是專
精致誠剖微窮深晝夜不懈至忘寢食而道統之傳始
有所歸矣

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章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
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
誠意之地先生早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章齋病且亟
屬曰藉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
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歿汝往事之而惟其空言之
聽則吾歎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盡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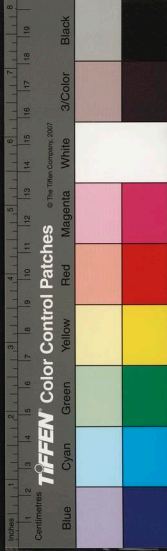


馬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平於章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更率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德身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事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乎一旣爲之箴以自儆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則未嘗少輟

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克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旣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

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重陰陽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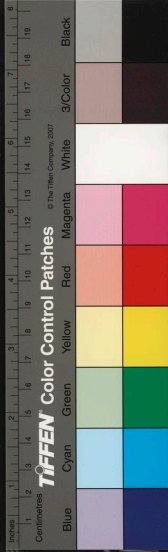
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折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

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

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

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間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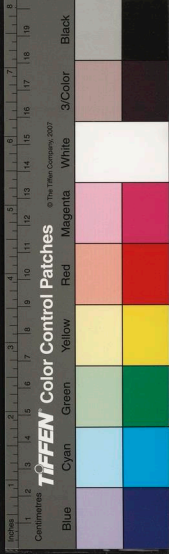
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



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

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歲喪之際及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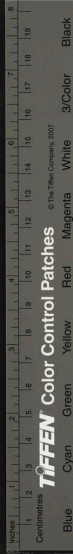
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驟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語孟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諸傳註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寤或累



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
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
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註之穿
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
後世律尺既亾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
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
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
緝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
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

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
義鬱而不章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于世太極

先天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
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
有淺深所見有疏密先生旣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
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沒其
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
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難以一其歸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詁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
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
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
便詆訾聖賢稍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
立論愈下者則又崇擬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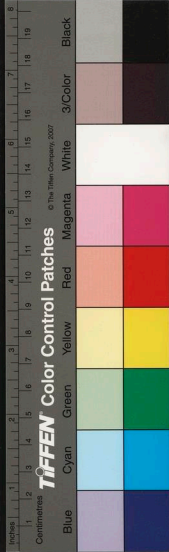
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言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感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恃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靦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

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

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啟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論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子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墨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而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



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間域哉嗚乎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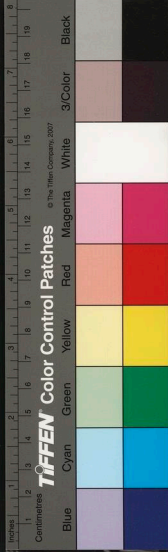
並黃勉翁
述行狀

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子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騰駭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

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略歎

上

先生之道之至原其所以臻斯闕者無他焉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通乎三者之間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故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乎內則無貳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其窮理也虛其心平其氣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忘乎彼使之意定理明而無際易凌躐之患心專慮一而無貪多欲速之蔽始以熟讀



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其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
吾之心自表而充實貫流而邇源索其精微若別黑白
辨其節目若數一二而又反復以涵泳之切已以體察
之必若先儒所謂沛然若河海之浸膏澤之潤燠然水
釋怡然理順而後爲有得焉若乃立論以駢率聖言鑿
說以妄求新意或援引以相糾紛或假借以相混惑龕
心浮氣意象匆匆常有迫逐而未嘗徘徊顧戀如
不忍去以待其浹洽貫通之功深以爲學者之大病不
痛絕乎此則終無入德之期蓋自孔孟以降千五百年
之間讀書者衆矣未有窮理若此其精者也

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儵然獨與道

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
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
渾灑磅礴不可涯沃而莫知爲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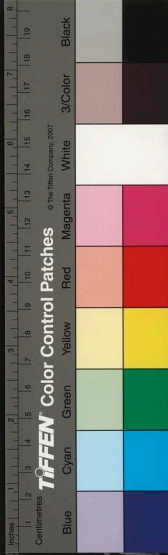
入以事君則必思堯舜其君出以治民則必欲堯舜其民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固皆可爲世法而
其考諸先聖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關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
依循守以入於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語孟二書世所誦習爲之說者亦多而析理未精釋言未
備大學中庸目程子始表章之然大學次序不倫闕遺
未補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亦莫知其條理



之繁然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
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
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
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
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
矣

又嘗集小學書使學有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
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
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
起不易斯言矣其於易也推卦畫之本體辨三聖之旨
歸專主筮占而實該萬變以還潔淨精微之舊其於詩

也深玩詞氣而得詩人之本意盡削小序以破後儒之
臆說妄言美刺悉就芟夷以復溫柔篤厚之教其於禮
也則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有及於
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
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書
之出於口授者多艱澁得於壁藏者反平易學者當沉
潛反復於其易而不必穿鑿附會於其難謂春秋正義
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
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若家法之深刻乃傳者
之鑿說謂周官徧布周密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學
者旣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



者思過半矣

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以綱提其要
以目紀其詳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
稽合諸儒之粹褒貶大義澗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
又足爲史家之矩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於聖人獨
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
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莫白亦頗爲發明其旨
樂律久亾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雖未及
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

若夫折世學之謬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而砭其隱微使
學者由於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躓於荆棘獲筭之塗摧

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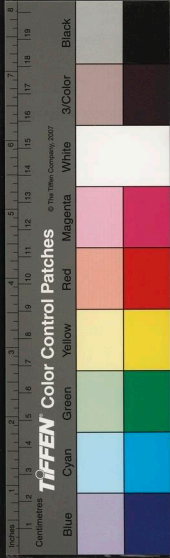
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顏曾子思孟子相
與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爲學其爲
於該洽者旣以聞見積累自矜而流於汎濫駁雜之歸
其溺於徑約也又謂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而陷於
曠蕩空虛之域學者則知所傳矣亦或悅於持敬之約
而憚於觀理之煩先生身任道統而廣覽載藉先秦古
書旣加考索歷代史記國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學士
之作靡不編觀取其所同而削其不合稽其實用而芻
其煩蕪參伍辨証以扶經訓而詰其舛差秋毫不得遁
焉數千年間世道學術議論文詞之變皆若身親歷於



其間而耳接目覩焉者大本大根固已上達直遂柯葉
散殊亦皆隨其所至究其所窮條分派別經緯萬端本
末鉅細包羅囊括無所遺漏故所釋諸書悉有依據不
爲臆度料想之說外至文章字畫亦皆高絕一世蓋其
包涵停蓄溥博淵泉故其出之者自若是其無窮也學
者據經辨疑隨問隨析固皆極其精要暇而辨難古今
其應如響愈扣愈深覺疊不絕及詳味而細察之則方
融貫於一理而已矣

嘗言曰學者望道未見固必卽書以窮理苟有見處亦當
致諸書有所証驗而後實有所裨助而後安不然則德
孤而與枯稿寂滅者無以異矣濟心大業何有哉矧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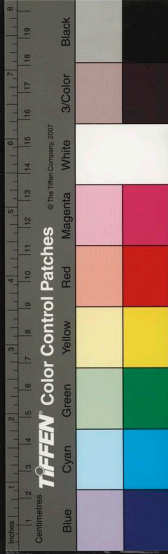
周衰教生禮樂養德之具一切盡廢所以緝於此心者
惟有書耳謂可輔轡經傳遽指爲糟粕而不觀乎安在
以心體之以身踐之而勿以空言視之而已矣以是存
心以是克己仁豈遠乎哉至於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
理無窮歲月有暇慷慨有不足之意沫泗以還博文約
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教人廣大而科級
甚嚴循循有序不容躐等凌節而進至於切已務實辨
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丁寧懇到提耳而
極言之每誦南軒張公無所爲而然之語必三歎焉晚
見諸生繳紉於文義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
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其望於學者益切矣



嗚呼道之在天下未嘗亡也而統之相傳苟非其人則不得而興自學子沒千有餘年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真及先生出而後合濂溪之正傳紹魯鄒之墜緒前聖後賢之道該備全備其亦可謂盛矣蓋昔者易更三古而混於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替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秦火之餘六經既已爛諸儒各以己見妄穿鑿爲說未嘗有知道者也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於經言未暇釐正一時從遊之士或昧其旨遁而入於異端者有矣先生於是考訂訛繆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藪精下採近

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觀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於將墜覺來裔於無窮與天壤俱弊可也

並李方子撰行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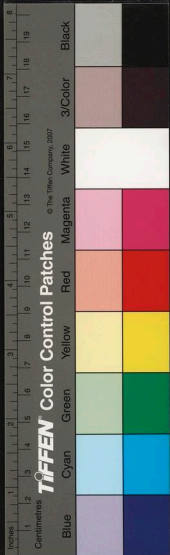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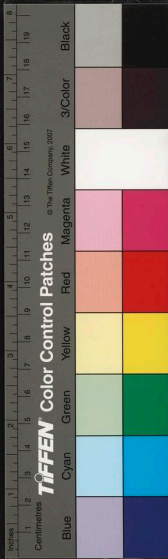
三十一卷

三十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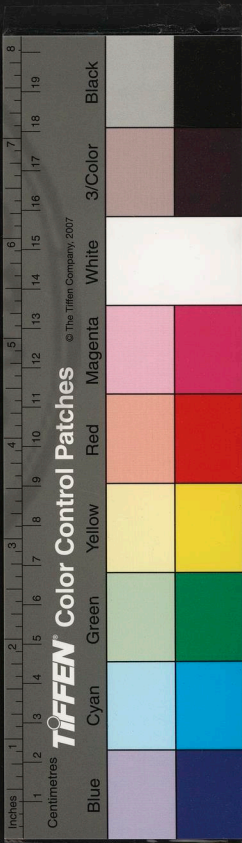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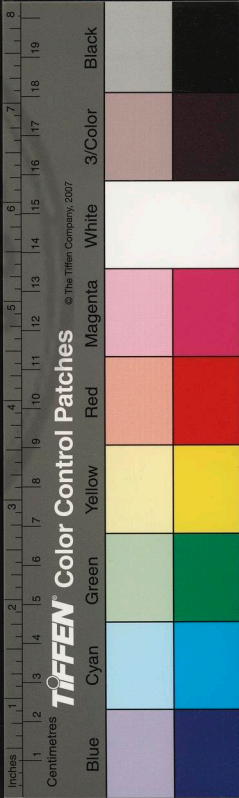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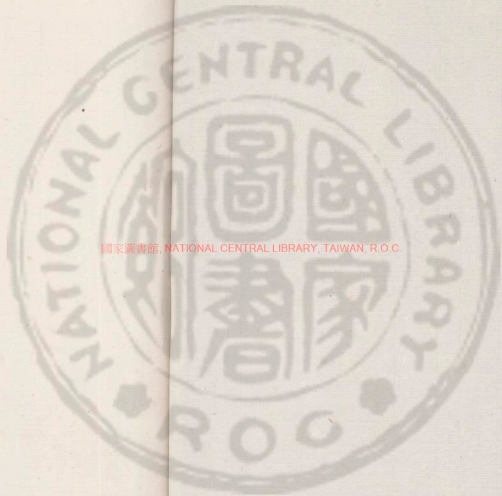


2023.10.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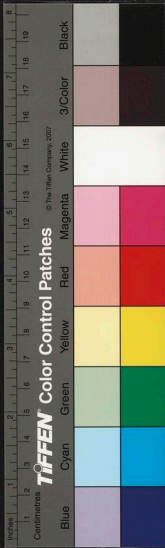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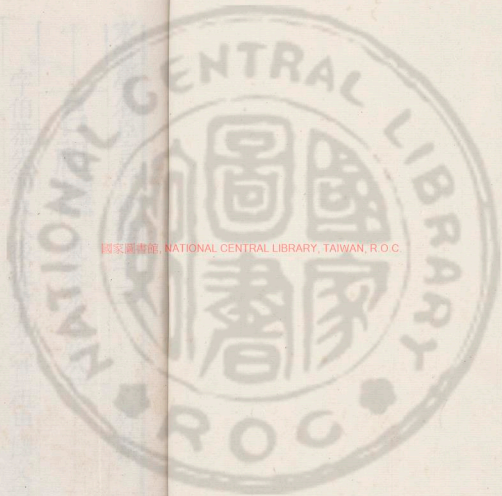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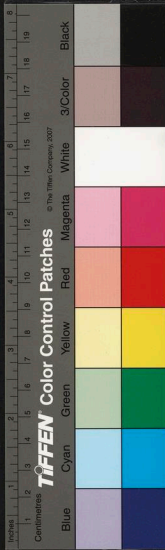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95933 v-3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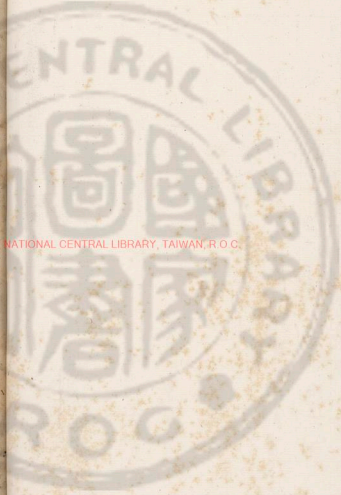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

外集

呂祖謙 東萊先生成公

字伯恭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
壽春徙開封令爲開封人以祖致任恩補將仕郎登
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宏詞任南江陸宗院宗教丁
母憂免喪除太學博士試館職除秘書正字丁父憂
免喪主管台州學道觀公爲秘書郎兼國史編修遷
著作再遷太有兼禮部冬以疾去職先是奉詔編類
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閣主管武夷仲佑觀病間
除著作郎不執添差浙東帥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



淳熙八年七月終年四十五嘉泰八年賜諡

公之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父之所講融液無所偏滯晚雖卧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送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法

史說曰史有二體細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固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無有能類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貧而懷故韓魏起而亡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

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藥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愛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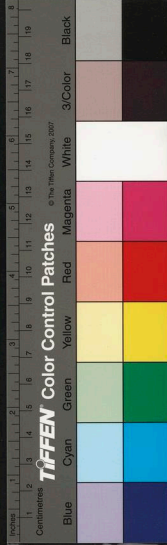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

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

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考

復須識一君

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爲大綱如



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於括國之所以盛衰事之所以成敗入之所以邪正於幾微萌芽察其所以然是爲樞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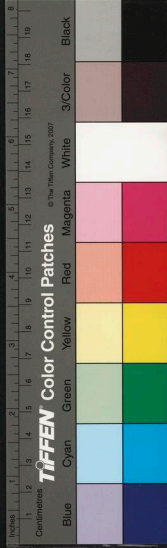
與張敬夫書畧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慾粗薄故却欠克治

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却欠操存澄定之力積蓄未厚而發用大遽涵泳不足而談說有餘

與晦翁書曰學者須是真心致志絕利之源凝聚停蓄方始收拾得上

晦翁致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隨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卽成病耳

又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於畧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實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當盡合而惡離



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分毫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先生答曰所喻誠爲至論

晦翁再書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良多益寡論得恰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心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先生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見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再書曰杜門進學所造愈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

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贊其畫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衆隨之而莫睹其獨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徧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哭之曰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耶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



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
愆而過將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
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
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曾有雲夢之富而
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
而未足以議兄之髣髴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
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計乘
義以飭躬而耻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吾伯
恭猶歛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闔廓
既海納而百川停豈濼清而澆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
於故家又隆節而報親及極探討之幽遠所以景之既厚

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
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
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
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
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間
逍遙以曳杖恍沅上之風雲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撫其
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
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惘嗚呼
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畢前日
之枉書尚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
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音騰廢而



有約壹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慄計車而偕至
考日月之幾何不且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
道之衰乃至此耶

文鑑編得泛然亦見得近代之文如沈存中律曆一篇說
渾天亦好

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地那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
上起經綸底詩却不編入

讀文鑑曰詩好底都不在上面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
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

觀先生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爲懈至於氣
候之暄涼草木之榮瘁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蓋有

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此來不復見伯恭固爲深恨然於

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

其誨我亦誨詩矣

日記跋

向見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遺詞命意亦頗傷巧矣

博雜極害事伯恭日前已向雜博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

魯仔細研究如闕範之作旨意極佳

伯恭天姿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伯恭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

伯恭聰明着義理不仔細向書與校程易到噬嗑卦和而

且洽處一本作和而且洽字據洽字於理爲是他硬執

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



所以看庵了眼讀書須是先經爲本而後讀史

問東萊之學曰伯恭於東分外仔細於經却不甚理會嘗有人問他忠恕楊氏侯氏之說孰是他却說公如何恁地不會看文字這箇都好看來他要說爲人謀而不盡心爲忠傷人害物爲怨恚地時方說不是門人曰他是相歐浙間一種史學故恁地曰史甚學易只是見得淺伯恭之學大槩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父說不合同父之學正是如此

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問而一之

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攷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渙溫無統紀同父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

恭則無君與同父之所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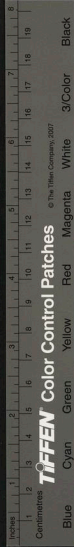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校是非不如欽齋持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爲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伯謀利計功更不可聽

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閱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法

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並論
論語



張棡

南軒先生宣公

字敬夫魏國忠獻公之嗣子蔭補承務郎紹興簡忠
獻出督奏公充稅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
丁父憂服喪長少會盜起郴桂帥守劉公珙時間籌
策還朝極言公學行志業除撫州守未行改嚴州召
爲吏部員外郎未幾簽待講尋除左司員外郎守袁
州

淳熙改元公家居景年上念公除禁職守靖江經畧
治聞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祕閣
修撰湖比遷副郎以師本路求困未得而病革

且死猶手草遺表爲畢而絕比詔下除右文殿修撰
提舉武夷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淳熙七年二月也
享年四十有八嘉泰八年賜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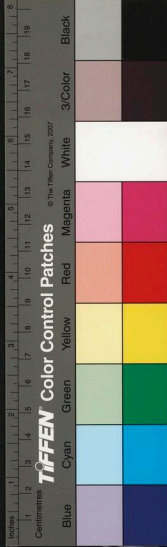
公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
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
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播
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
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
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遠矣
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所未至蓋
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肯之



所造愈深遠而又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天下之
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
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
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之也

孝宗卽位慨然以奮伐仇虜克復神州爲己任起忠獻公
都督諸軍事忠獻奏以公書寫檄宜文字公時年甫三
十內贊密謀外參機務夙夜懍懍直以君父之責爲己
憂有人所不得而聞者矣間以軍事入見上卽進曰陛
下上念宗社之讐言耻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
有以振之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怠此
心而親賢稽古以擴充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
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異其言

忠獻入行相事上時時獨召公入問方略上皇亦召對勞
問賜金盃以寵焉忠獻辭位去公亦罷歸用事者遂罷
兵與虜和虜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筭猶
未決至敕諸將無得以兵向虜時忠獻以辭世卽草上
拜疏言吾與金虜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
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
敗而功不成也今雖悉爲群邪所誤以至於此然能以
是爲監而深察之使吾胷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
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是乃所以爲破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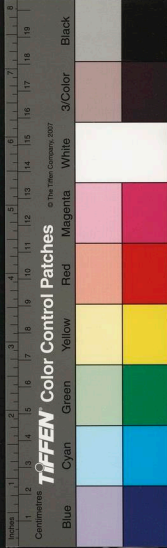
之一奇也然破虜之後益堅此心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

知嚴州陞辭時宰相方籍恢復之說爲身謀而其所以爲術皆不出於正妄意公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慰勸公不容見上即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曾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豈吾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誠能克而去之使吾中高尚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旋踵矣然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

而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

宰相方大言虜勢衰弱可圖往責陵寢之故以爲兵端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公曰比年諸道歲饒民貧而團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

公遂言曰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今不能正名仗義以將天討而欲以卑詞厚禮求之其屈甚矣而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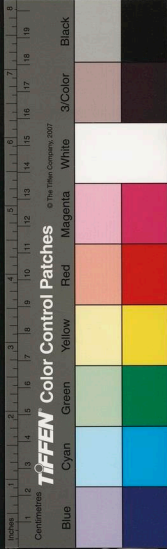


論者猶以爲憂雖其不知大義之所存無足深責然意其亦有以見我之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夫必勝之形常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爲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鍾夏之義顯絕虜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又且必治其質而不爲虛文使必勝之形隱然在目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尚何異論爲過計之憂哉上爲歎息優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

一日奏事上問天公進對曰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蓋觀上帝臨女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公寢疾微吟云會瑟而作敢忘事上之忠故岳而歌當盡順終之理疾革定叟求教公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求教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將死自作遺表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己伏望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絕一己之備好惡公天下之見求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表來上邸吏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卒四日上乃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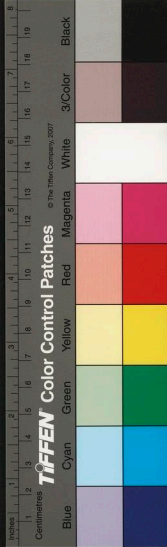
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以至



疾病垂死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雍塞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莫得而撓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所爲郡必尊其學於靜江又特乘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事至庭下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悌忠信睦婣任恤之意尤孜孜焉世俗鬼神佛老之說必屏絕之獨於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奉爲之兢兢雖法令所無亦以義起其承早禱祠無不應也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出而沐浴言仁諸葛忠武侯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乎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靖康之變國家之禍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袂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



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

朱子述
行狀後

嘗曰廷對瀆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

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瀆是立得却交是當

自天下之事莫大於賢者不肯爲則必有小人乘間攘臂而爲之此天下之禍所從起也如本朝熙豐之初後法當革也科舉當變也冗官當去也神宗皇帝慨然欲更張之而當時諸老大臣皆以爲不可神宗不快於心一旦王介甫以爲可以必更於是小人乘間用事而天下之禍從此起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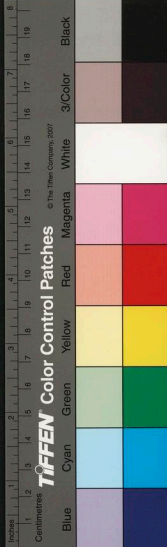
人言東漢之亡當銅促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罪於丹不知

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也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

答鄭自明書云天理難窮實難恃工於論人者察已常踈闊徂於討直者所發多弊病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自礙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口金非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晦翁致書略曰某切覩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必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爲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



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贊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奉奉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乞乞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憂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

以上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哭之曰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自言而可盡也顧聞公之臨絕首以納忠召質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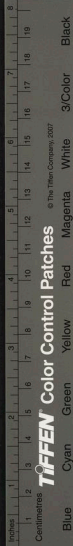
又曰嗟惟我之與兄膺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同而終悟其偏亦有登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紛紜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



一 致云云兄喬木之故家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常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蓋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

呂東萊哭之曰其昔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而講書謂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其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姿澁訥交際醇醇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公堂同席之際傾倒肝肺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

氣勁切及類世之蠢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十爲知已益自應爾歟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不惑公者矣內及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真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異不當同習懷坦然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插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廣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爲社稷生民禍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亦無所復望雖然有一于此公在生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



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竭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求矢靡他至於參觀備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士先生之言行曖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在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

申徒事見莊子內篇五申徒嘉兀者也尊足事乃叔川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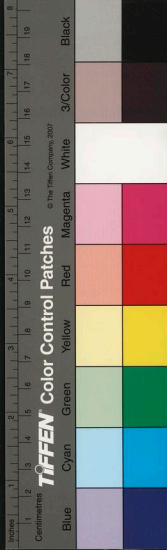
趾並見上

晦翁序其文曰公自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嘿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

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眉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之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天不幸死矣

云云敬天姿甚高聞道甚蚤

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寤經會友日友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益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其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取之矣



敬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游之久反復開益為多但其天
姿明敏從初不歷階級而得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

太高

敬夫高明他處請人都似他才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
與否且專說盡他箇某則性鈍讀書極辛苦故尋常與
人言多不敢過為高遠之論

敬夫太聰明看道理不仔細

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話便肯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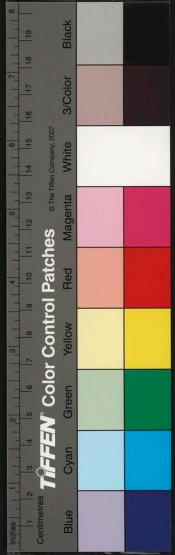
敬夫見識高却不耐事伯恭耐事却有病

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

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

覺有中酒然誠可歎服

並明
公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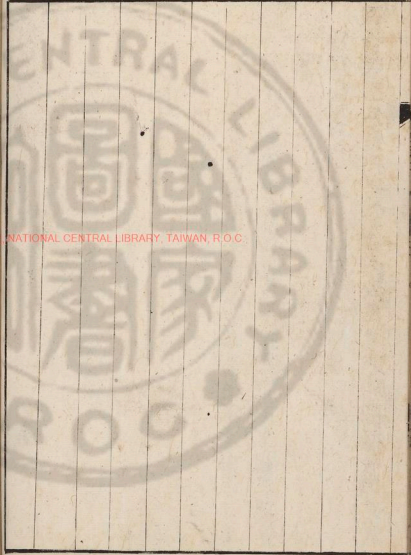
宋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四

外集

魏挺之 良齋先生

字元履後改揆之字子實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
莫能易也家建之建陽縣招賢里兩以鄉舉試禮部
皆不第闈師汪應辰建守陳正同薦于朝時相厄之
不得召乾道四年詔舉遺逸部刺史芮燁言其行誼
特詔徵之賜同進士出身授左廸功郎守太學錄後
罷爲台州教九年閏月卒年五十八淳熙三年追贈
宣教郎直祕閣

幼有大志少長遊郡庠事胡公憲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



先長者遊間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於是聞見日
廣而聲稱日益大

管客衢守章繼家會故相趙忠簡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
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
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譏傑長揖徑歸傑亦不
能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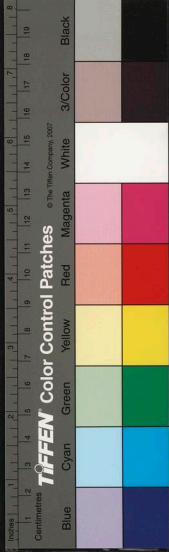
被召命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
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
釋奠于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
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應祀典河南二程倡明絕
學以幸方來其功大矣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

爵二程使從食

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
世務以備官使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不聽
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
言者亦無不抗章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
門以書質責宰相語无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
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

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及本
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
然

與人文盡其情然不爲苟合長善採失惟恐不及後進有



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尊望重者苟有不合已意亦
回質不避大抵爲人最隆於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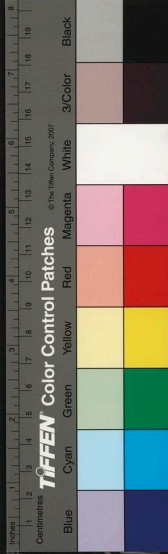
平日制行以急公攘夷爲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
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矣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
豈止千百而已哉

自少時已有志於當世晚而遇王謂可以行其學然其往
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間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
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

予告而歸張南軒致書略曰兄抗論切直悚動一時此書
亦庶幾不虛矣但非惟善言之不用而遽使直士引去
使人重憂歎耳聞大等多士有欲開何蕃之意亦可見

人心所同也

晦庵哭之文曰猗歟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趨遠志節堅高
爰自弱齡嚴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迫夫中歲攷
古驗今訂以經傳益宏益深聞人之善若獲於已推之
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已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
遺婆娑丘林歲月違莫聘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
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過其歸歸來考槃于澗于陸悽
悽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惕尋復詔追誰謂一疾乃訖
于斯念昔交誼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
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
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願託警勵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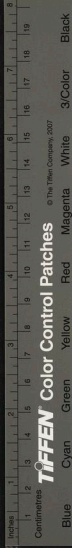


琅其音訶佛詆巫考禮正恪奉承靡他葬又得卜長坂
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凡所
寄行尚文卑祇以爲累日月有時漬綿束芻長慟寢門
愧恨何如恭惟神靈尚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奠
粢在門徃寧厥官沒而不朽君子之終

張南軒撰君墓表朱晦翁跋曰元履之墓其實銘之其曰
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則曾覲召還之命也時觀勢
方盛其稿過憂恐貽異時丘壠之禍故不欲察察言之
而敬夫復表其墓亦放此意故常私念使吾亡友盡言
之忠不白於後世其咎乃繇於我毋竊愧焉其後孝宗
因納鄭鑑之言而思元履前所進說顧語執政龔公茂

良等歎其直諫將復召而用之則聞其死矣嗟悼久之
卽下詔曰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揆之雖死其以宣教
卽直秘閣告其第蓋是時上雖以舊恩遇覲厚然實不
及以政事元履自明皆深語觀者上皆不怒而堅寵優
之無間存沒遠近溥聞感歎興起甚且復記贈官事以
明孝宗納諫思賢抑制近習之微意深可爲後聖法亦
幸因得追補志銘之闕庶有以慰元履於地下而目贖
其顧望困隱之咎云

揆之本以章衣召見天子悅之擢爲學官在職未幾數上
書論政以至力過近幸之不當進者遂不自安而告歸
以卒上聞初未始厭其言也越五年而眷念不忘咨嗟



閔悼錫命追榮如此嗚呼偉哉甚盛德也所以感人心而厲臣節爲如何耶因書所記并刻于石以答揚先帝之光訓俾彌億萬年不墜于地是則不惟聖子神孫永有觀法而任事之臣有志之士亦得以稱誦道說更相勉勵而益勸於忠謹云

海安縣志記
贈古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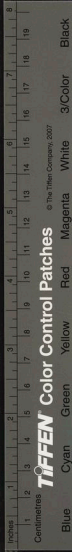
劉清之 靜春先生

字子澄先世臨江人後徙吉之廬陵登紹興二十七年第授袁州宜春簿末上丁父憂服除改嚴州建德簿轉瑞州高安丞改撫州宜春簿黃宰龔茂良周必大薦子孝宗召對除太常簿丁憂服闋卒鄂州咸浦諸司

薦知常州末上改衡州當路惡之諷言者論罷差主管雲臺觀靈宗嗣位越月起知袁州而已病矣淳熙十六年九月癸亥年五十七

四五歲讀李瀚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誦不絕口父毋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讀書耕田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公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於兄蚤夜力學志意自修專以儀刑先世希慕往哲爲事博極書傳而不專科舉之習

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媮數事又言用人四事一曰辨賢否二曰正名實三曰使材能四曰聽換授除不當簿以啓謝諸公有曰有如懷祿希世將



百六十一
五
恐初心之迷亡儻或獻諛取容何待已知之不厚

得守常州擬奏事略曰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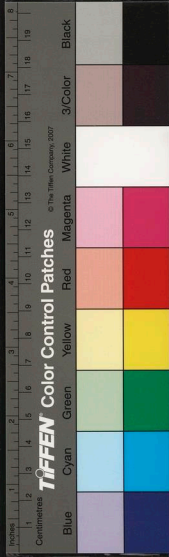
下仕者曰有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獨租
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而使人
謂之空文稅之無如也蓋爲治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
也人心所向謂今世明於理義者爲難其人亦誣乎
今日當精擇百官求其明於義理者以爲監司爲學官
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義上下一心陛下又與大臣
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於他而舉出於理義
將以紹復大業斯無難矣

公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立初以進

士得官也欲應博學宏詞科及見朱晦翁卽盡取所習
詞業焚之慨然志於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呂
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向
未識公已深知公爲人其後書問徃復神交心契公天
資旣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詣而當世
鉅儒如王山汪公巽巖李公皆敬慕之

公之學以力行切已爲務不事空言燕居端坐終日欽欽
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見義必爲無所顧慮訓誘後
進唯恐失一士有一善則亟稱而成就之

常曰苟志於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嚮善士大夫
是板是慕與向來眩於文章溺於訓詁泥於異教者同



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於常情爲未嘗試思是時此
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於常情爲未傷試思是時此
心定乎不定有志者於容貌顏色詞氣用力如魯子或
於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
舉而行誰能禦之

與人文雅誠懇惻語約理盡見有親者必勉之以孝敬見
有子者必勉之以教子爲急務見初仕者必勉之以事
君澤民爲志聞人之善樂道不已聞人之過慘然如痛
在己尤愛惜士類

常歎曰介甫不憑註疏欲修聖人之經不憑今之法今欲
新天下之法可謂知務第出於己者反不逮舊故上誤

裕陵以至於今後之君子必不安於註疏之學必不局
於法今之文此二者既正則人才自出治道自舉

書贊晦翁略曰王承告其子毗學之所入者淺體之所安
者深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
旨其讀此未嘗不慨然太息也學之於人切矣宜乎父
子之間見其至情丁寧而不敢忽也始某讀論語得元
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爲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
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
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焉體弱不能徒行貧無僕馬不可
以遠適一也位卑身賤有在上者則不可扳而求之二
也世道之衰屈身於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真儒考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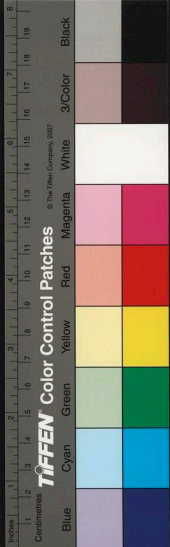
而問業則曰是好名者三也云云三君子不幸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見蓋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

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懶拙於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未之學耳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爲學無與爲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耳故不必言此學若世人不肯明言此學者乃要與外邊鬪突臨時向背耳尚何云學哉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雅途既有聞於當世矣而悅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耶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食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朋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母欲速母蓄疑先後疾徐



言行卷十四
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無窮矣

公沒晦翁祭之文曰子澄以樂易之姿躬薦淳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間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定墓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所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與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齋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益結

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親然而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入病衰而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嗚呼子澄其尚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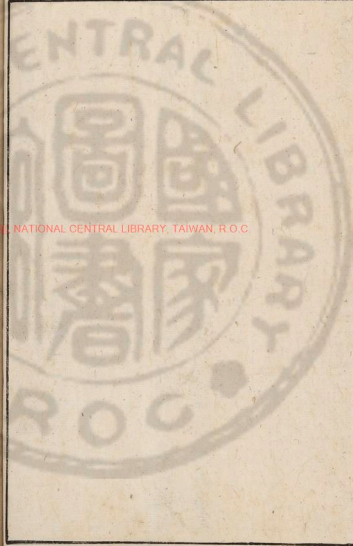
或言公在衡州立望祀山川壇晦翁曰而今有司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張敬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



陸九齡 復齋先生

字子壽撫之金谿入太學爲學錄乾道四年登進士第授桂陽軍教以親老道遠淳熙甲午改興國軍教丙申到任丁憂服闋庚子春調全州教九月卒享年四十九

幼明悟端重少長補郡博士弟子貞時秦檜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放逸自許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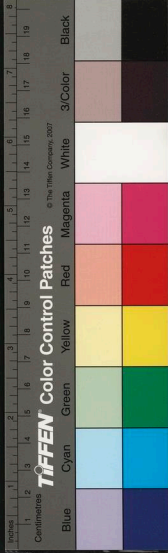
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
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

兄翁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閭閻侃侃而不同
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
一端然家庭追琢培植之功與爲多焉休假期則與弟子
適場圃習射曰是故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
鄙弓矢爲武夫末藝

乙未歲湖之南嘗有茶寇聲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舍民
禿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悅先生曰古者
長比閭之士卽伍兩之卒也士而耻此則豪俠武斷者
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儼

借王者彼乘是取必於閭里亦何所不至哉寇雖不入
境閱習屯禦豈可爲後法

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徇人而與居
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胸糾纏膠轉雖
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啟告莫不渙然釋其疑而退
非唯動悟乎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
久人之疾疢皆嘗折肱浮湛滑瀆適中其病聽之者於
心有戚戚焉至於扞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
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益多矣圖於異端小道
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
既其文而不旣其實摹規而畫員擬矩而作方雖或



似之而卒非也

方其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臺聲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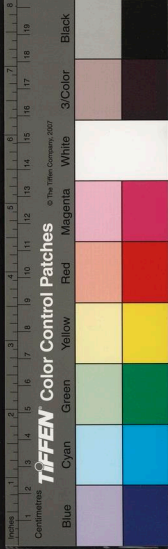
晦菴饒東萊至鵝湖先生兄弟來會議論先生作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象山和云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滄流積至滄浪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

升高處真偽須先辨只今晦菴和二德葉風泥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東萊東晦菴曰子壽前日經過畱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前見爲非甚欲看實呈書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

晦菴荅曰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回思鵝湖講論時氣勢今何止十去七八耶

先生屬續之夕與其昆弟語惟以天下學術人材爲念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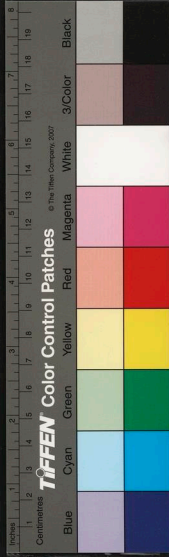
馬正臥整衣衾理鬚髯怡然而終所謂仁以爲己任死
而後己者蓋於此見之

張南軒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
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學道
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耶

先生沒東萊又與晦翁帖曰陸子壽不起可痛篤學力行
深知舊學之偏求益不已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係
也

晦菴祭之曰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
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
網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務兄命駕而鼎來載

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
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
聽笑於胸次卒紛繳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
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逡巡而旋反悵猶豫而盤旋
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遽
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寮兄乃枉車而來教相
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
一西而一東云嗚呼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
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
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



陸九淵

象山先生文安公

字子靜復齋之弟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淳熙元年授
洪之靖安簿未上丁繼母憂服闋調建之崇安簿八
年以史浩薦除都堂審察不赴九年以侍從薦除國
正十年遷勅令所刪定官十一年修寬恤詔令書成
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
旨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六年滿祠光宗於極除荆門
守紹熙三年冬卒於官享年五十四嘉定三年賜諡
生有異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幼不戲弄靜重
如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

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五歲讀
書紙偶無樣指讀不苟簡勤於攻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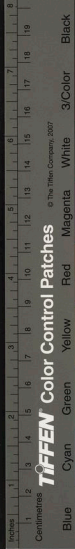
嘗曰巾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子之言支離

登第考官呂祖謙能識其父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
曰未嘗款承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
爲江西陸子靜也

史浩薦之曰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
出於自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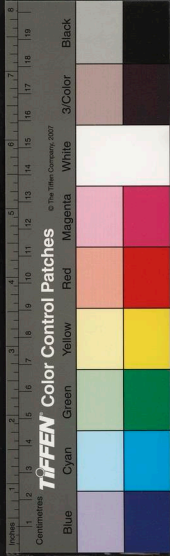
淳熙辛丑二月寓曰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



利曰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乎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乎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拔與否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以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責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查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顧恐不在於

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爲之痛心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朱子跋曰意率僚友與俱至于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辭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其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逃入德之方矣



自少時聞靖康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訪求智勇之士
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
貴溪有山先生登而笑之結茅其上山形如象遂名曰象
山號象山翁四方字徒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
怡愉有終焉之意

示象山學者曰道不遠人顧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
二三君子毋徒宿吾方丈曰鄉羣山得無愧於宿道鄉
方之言斯可以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自警豈乏進
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於其道然至於有業日有
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于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爲次邊在

江漢之間爲四塞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
之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
有腹背心脇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
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
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倣敵兵之腹脇
者以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
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修築子城憚重
費不敢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庸且躬自勸
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

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爲民祈福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



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一章代醜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董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欽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卽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

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爰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欽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畫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爲國歾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一



言外
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
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不知富貴之人若
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
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
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
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目前富貴
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
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
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
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
目豈遠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但
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實
必然之理也
初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有曰宇宙內事卽已分內事已
分內事卽宇宙內事
曰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卽
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
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
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
理也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北海有聖人
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皆具是理

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慮念之 正者頃

刻而失之即為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

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

不足以教人

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朴實一途議論

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

為章句訓詁惟孟軻書是宗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

與我信口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

公見理昭徹加以涵養故能成已成物四方之士風動雲

集公矩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銷沮論說爽厲

聽之者如指迷途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

別天理人欲凡介在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

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

動與理會哉 孔牌議論

某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荅某忽省此心

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不這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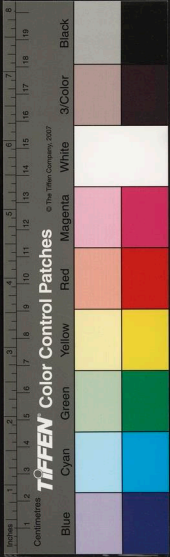
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得而言者日月之明

先生之明也四時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

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

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

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 門人楊簡撰行狀



東萊東晦菴曰子靜畱得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月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

晦菴荅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着邪字同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說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槩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其病恐未必是

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的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遂至此

初先生之兄子美

九節

嘗有書與晦菴言太極圖說非正

曲如扶掖終爲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晦菴荅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爲然而詆濂溪不已先生因爲之辨

第一書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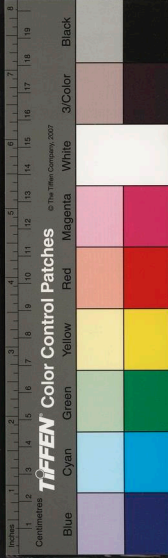
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無有也

晦菴荅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罷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謂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謂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

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箇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知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

第二書曰兄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着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床上之床下面着真體字正是架屋上之屋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徼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晦菴荅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仔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先生再書辭加憤厲晦菴卷之以爲凡辨論亦須乎心和氣仔細精詳反覆商量務求實是乃有歸着如不能然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豈有君子長者之意乎如曰未然則我曰斯邁而月斯征各專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晦菴曰熹見延平因論象山之學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處便是禪鴛鴦綉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問象山師承曰他們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人學多是就氣稟上做偏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慎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而不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間

子靜之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持此陵躐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如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



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捨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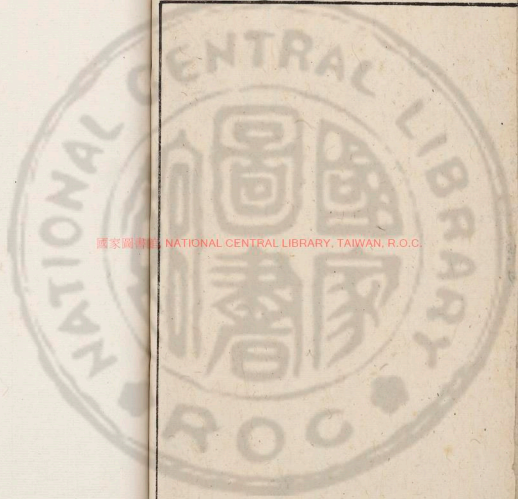
子靜使氣好爲人師要人悟

子靜分明是禪但却成一箇門戶尚有所據

曾祖道曰頃年亦嘗見象山晦菴笑曰這好商量公道
象山如何對曰象山之學某曉不得更是不敢學曰如
何不敢學對曰象山與某言目能視耳能聽鼻能知香
鼻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運動如何更要甚存誠持
敬硬要將一物去治一物須要如此做甚詠歸舞雩自
是吾夫子家風某對他曰是則是有此理恐非初學所
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鑠以爲本可惜某
曰此恐只是先生見處今要其便如此却恐成猖狂妄

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纏纏舊習如落陷穽卒除不
得晦菴曰子靜所學分明是禪又曰江西大抵秀而能
文若得人點化是少少明快蓋有不得不任其責者
呂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至銷
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且
異而瞞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並朱子說



言
行
名
王

